

【文化杂谈】

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

——《中国风尚史》绪论(下)

□陈炎

时间是世间万物生命的尺度,在这一尺度的丈量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随时间的演变而风化为泥土;就算是浩瀚的沧海,也会随时间的发展而演变成桑田。然而,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的演变是自发的,从而也是缓慢的。在人类出现之后,社会生活的演变则是自为的,从而也是迅速的。正像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现代世界的生活模式和作为其特征的社会机构与哪怕是最近的过去也截然不同,仅仅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人类社会生活就脱离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社会秩序类型。”考察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仅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而且处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之中。蓦然回首,我们或许会觉得上古时代的“卜筮”是那样的可笑,我们或许会觉得先秦时代的“殉葬”是那样的残忍,我们或许会觉得魏晋时代的“谈玄”是那样的滑稽,我们或许会觉得宋明时代的“贞烈”是那样的愚蠢……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的生理进化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和我们同样聪明的古人何以会做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这便是“风尚”研究的“历史”意义所在。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一系列五光十色的“现象”,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原因”。

如果说时间是生命的尺度,那么空间则是个性的依据。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所谓个性就是无限规定的总和。就像“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样,这种“无限的规定性”显然与具体的空间环境有着错

我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其中词条就是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碴,读者可以随便旋转、穿插组合,以获得五彩缤纷的图案……



综复杂的联系。正如《礼记·王制》所说的那样:“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以中国人的饮食为例,所谓“东酸西辣南甜北咸”,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习惯而已,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这些习惯的形成或受制于不同地域的物产条件,或归因于人体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理需求,各有各的道理。某些文化现象,在该文化圈以外的人看来似乎是十分荒谬的,但经过认真考察却往往能发现其潜在的功能和意义。就像中国人不太理解西方宗教的迷狂一样,西方人也

不太接受中国式礼教的繁琐。事实上,作为文化的“代偿”模式,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薄弱,才导致宗法礼教的繁琐;也正是由于西方古代宗法礼教的薄弱,才导致了宗教信仰的迷狂。而这一切,又可以在“古典的古代”之海洋文明和“亚细亚的古代”之黄河文明中找到根据。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风尚的研究,显然有利于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理解和认同。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一系列色彩绚丽的“形式”,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五彩斑斓的形式背后所隐藏着的“意味”。

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

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就在于宗教、语言,尤其是风俗……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些差别之间,习俗恐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构成着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采取顶礼膜拜的宗教形式;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为一切阶层共通的语言,尤其不可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特殊的仅属于它所有的习俗。这些习俗,包括着服装的样式,其原因应该求之于这国土的气候;包括着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其根源隐藏在这民族的信仰、迷信和理解之中;包括着不可分割的国家之间的交换形式,其浓淡色度是由社会法制和社会阶层判别造成的。一切这些习俗,被传统巩固着,在时间的流转中变成神圣,从一族传到另一族,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正像后代继承着祖先一样。它们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

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

当然了,并不是说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不是说中国古代的民族风尚中没有需要改造的陈规陋习。“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出自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名言,只能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才能够被理解——包括“风尚”在内的任何现象只要存在,便有其历史的理由和社会的根据,而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这些理由和根据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风尚”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于是,任何流行一时的风尚,都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由不合理到合理再到不合理、由不存在到存在再到不存在的辩证运动。于是,一部风尚史也变成了人类经验由戏谑到庄严再到荒诞、由悲剧到正剧再到喜剧的运动过程。于是,揭示我们民族经验的这一辩证发展的复杂过程,也便成为本书的趣味所在、价值所在、意义所在。

本书没有采取编年史或断代史的方式,而是将不同的风尚编纂成不同的词条,再以大致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这样一来,我们便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民族风尚的“万花筒”,其中词条就是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碴,读者可以随便旋转、穿插组合,以获得五彩缤纷的图案……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曾经写过很多篇以沂蒙红嫂为题材的诗作,“沂蒙红嫂”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多少年我寻访她们的足迹,探究她们的精神,歌咏她们的品格。红嫂,在过往的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一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喷射一道亮色,也如寒雪中的腊梅,摇曳出片片温情。当1938年身居延安桥儿沟的毛泽东把手指向地图上沂蒙山区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片地域便被伟人拉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进程之中,成为一粒左右棋局的重要棋子。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流击水,激起绚烂的浪花,以人民群众甚至普通妇女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喂奶,虽然是一个母亲的职责,可是当需要我们的母亲为一场战争喂奶的时候,这场人间的哺育便变

【风过留痕】

乳汁临沂

□张世勤

得不再普通,它俨然成为和平女神在为了一场反侵略战争输入能量,是用神圣的乳汁抚平战争的创伤。感谢作家刘知侠,他为英雄的母亲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嫂。否则,我们还能有什么更简洁的称谓,去表达我们心中的崇敬?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红嫂”这两个字,她们的真实姓名隐没在了岁月之中。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沿着史料的细微指向,陷身于沂蒙腹地的山山水水。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沂蒙母亲,以沂南县东辛庄的王换于大娘为代表。当我1986年第一次与老人见面的时候,老人不停挥动的手掌,仿佛仍翻卷着历史的风云。对她来说,徐向前、罗荣桓、陈毅三位元帅先后在她家办公的场景,掩埋被敌人枪杀的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他妻子陈若克时的悲伤、救护大众日报社工作人员毕铁华时的紧急、抚养罗荣桓的女儿罗琳等几十个革命者后代的艰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山东战工会机密文件的传奇,所有这些,一定恍然如昨、历历在目。她也成了我任制片主任的8集电视报告剧《思源——沂蒙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老人在101岁时驾鹤西去。

然后是嫂子辈,红嫂,以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的明德英为代表。她曾掩护过因突围受伤的山东纵队军医处年仅13岁的卫生员庄新民,从此谱写了一个沂蒙妇女与一个上海小战士长达54年的绵绵情怀。现在普遍认定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就是她。其实调查中可以发现,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绝不止她一个,抗日战争时有过,解放战争时也有过。或许是一个女人即使敢于把胸襟敞开,也是只能做、不便说的缘故,除明德英外无人公开承认。但明德英的哑语,却是明明白白地比划出了喂奶的全过程。

再是姐妹辈,以“沂蒙六姐妹”为代表。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姬贞兰、公方莲,这是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的一群小媳妇大姑娘。她们在莱芜战役、淮海战役,特别是孟良崮战役期间,在村干部和民兵都上了前线,主动挑起村里拥军支前重担,组织全村老幼,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洗衣服、做军鞋、护理伤病员。

最后是广大的沂蒙优秀妇女。那时,沂蒙哪座山头没发生过战斗,哪个村庄没出现过烈士?她们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

沂河是临沂的母亲河。当我在沂河边坐下来,默默凝望着这条千万年不倦流淌的河流,想象着从徂徕山撤下来的队伍如何跨过这条河,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队伍如何跨过这条河,八路军山东纵队如何跨过这条河,沂蒙支队如何跨过这条河,还有在两岸展开的临沂阻击战。沂河它胸怀宽广地容纳着昔日所有的辉煌和一切过往的岁月,大爱无私地滋润着两岸庄稼,哺育出了沂蒙人正直善良、纯朴坚韧、忠诚奉献的品格。这清澈的河水不就是母亲的乳汁吗?如果非要在“临沂”前面加个词语的话,我愿意叫它:乳汁临沂。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出版作品有《情到深处》、《心雨》、《落叶飞花》等)

【若有所思】

□尤凤伟

“花莲。不是莲花,是花莲。”当旅游车沿太平洋海岸驶近台湾花莲市时,姓官的女导游不乏幽默地介绍说。与刚走过的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相比,花莲是个不甚起眼的地方,大家并不抱太大期望值,在此打个站而已。

在花莲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大家还要回房间休息,“官导”(我们这么叫她)有些得意洋洋地宣布,因大家表现出色(指购物),她刚刚与公司做了沟通,老总同意今晚再增加一个感受当地土著文化的项目:观看花莲阿美族歌舞演出。话音刚落,车里即发出一阵欢呼声。经过几天紧张而辛劳的游览后,大家渴望能看到一场“东洋景”以放松身心。

汽车就向郊外驶去,去处阿美村尚隐于神秘莫测的黑暗中。“官导不失时机地介绍起阿美族的概况来:阿美是台湾东部的原住民族,至今尚属母系社会,女人当家。相传其祖先先于九百多年前,因火山爆发,乘竹筏随海流登陆花莲,该族笃信天地,追寻自然,祭奠极多,且男女能歌善舞,在生活中演化出很多美妙的舞姿。

当我们进入剧场时演出已经开始。节目是歌舞,赤足

在台湾观阿美族歌舞

想想“没心没肺”的目标只是“下次发工资”的阿美人,或许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活在当下,从容些,悠着来。

的十男十女在伴唱中热烈地蹦跳,男的上身赤裸,头上的花帽上插着印第安人式样的羽毛;女的着红衣黄裙,头戴华丽的花冠,场面颇像去年在海南所见的瑶族歌舞,只是后者的舞台简陋且露天,而这里却是一个堪称豪华的圆屋顶剧场,一个装饰着茅屋树木及雕像的小舞台连接着下面的大舞台,小舞台上是一男一女引吭高歌,无休无止,演员则在大舞台上随歌起舞,气氛十分热烈。异样情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观者很容易被感染。

就这么节目一个接一个地演出,令人忘我地沉浸其中,我尚能记起的节目有《打猎舞》、《婚礼舞》、《阿美勇士舞》以及最后与观众互动的《大家来跳舞》,其中奔放搞怪的“阿公背阿婆”则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令每一个观者不由得神清气爽,不亦乐乎。

演出一直进行到深夜。在感觉上时间很短暂,一晃而过。

回宾馆的路上,尽职尽责的“官导”又讲述起阿美歌舞团的一些趣事来。说大家今天能看上这场歌舞,是赶巧剧团还没发工资。有人不解问:演出与发不发工资有什么关系呢?官导笑笑说,要发了工资,

演出便停,人散光,特别是男孩子一齐去喝酒寻乐去了。什么时候钱花光,什么时候回来再“重打锣鼓另开张”,投入工作,又期待着下一回发工资的日子。“官导”的话让大家觉得煞是可乐,也包括我。

然而,在乐过之后,我的心却不由受到深深的触动,我想,阿美人这种颇有“搞笑”意味,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过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固然有些“不靠谱”、“不正常”,而我们呢?其“精于计算”、“长远规划”、“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又偏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呢?从一开始工作便想着如何攒钱买车买房,想着攒钱娶妻生子,甚至想着养老,一想想一辈子。固然,在当今社会,人们之从长计较的所望所求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艰难度日的普通百姓是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的,正如那句“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物一旦超过了界限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人们要过好日子,可什么样的日子算得上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又想要更好的日子,“饕餮往肉里滚”,“芝麻开花节节高”。“大目标”将人的欲望彻底激发出来,而

如若不受法律与道义规范与约束,欲望这只“魔兽”便会迫人忘乎所以踏上歪门邪道,现实中所有的罪孽可以说全部与欲望有关:诈骗、盗窃、走私贩毒、杀人越货。当然,还有永不满足的官员贪腐,一捞再捞,即使捞到手多少个亿,够子孙后代活上十辈子仍不罢手。岂不知,在追求发财的大洪流中,社会的道德水准急剧滑坡、坍塌。人的“人性”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善变恶,从而与人类千百年恪守的美好传统渐行渐远,如人世间最重要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变得一文不值。为利益,夫妻反目,兄弟绝情,爷俩俩对簿公堂的事,生活中屡屡发生,金钱让人变得冷血,成了孤家寡人。在这里要问一句的是,在这种无休止的以泯灭功德与人性为代价的现代博弈中,你享受到了真正的轻松与快乐吗?

想想“没心没肺”的目标只是“下次发工资”的阿美人,或许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活在当下,从容些,悠着来。山高岁月长。如若到台湾旅游,你不妨到花莲看一场阿美族歌舞,开心地笑一笑,以舒缓我们那颗紧缩、沉重的心。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